

林非的学术人生特点及其意义

◎ 王兆胜

摘要：林非的成功与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显学”与“隐学”的双轨并行、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的相得益彰、理论与学术人生的交相辉映。与许多学者不同，林非一面在鲁迅研究这个“显学”中精耕细作，一面又在散文研究这个“隐学”中不断开拓创新，从而形成了其学术思理的辩证性与张力效果。与当下研究与创作的分离相比，林非在学术研究和散文创作上双管齐下，均有建树，也获得了相互的支撑与参照。林非还将学术与人生进行融通，从而走出一条五彩缤纷、快乐逍遥的智慧之路。林非的学术人生特点不仅对于他个人，而且对于整个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人生态度都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林非 学术研究 散文创作 人生智慧 价值意义

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已逾 70 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对其总结和概括却不够。以林非先生为例，他的学术成就突出、著作等身，影响广泛深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专家学者，他曾兼任鲁迅学会会长、散文学会会长等职，成为这两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目前，虽有一些关于林非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停留在基础研究层面，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不够。本文拟从林非的学术人生出发，试图总结一下他带有理论和方法的特点与启示。

一、“显学”与“隐学”的双轨并行

学术研究的起点非常重要，它往往代表一个学人的眼光，也预示着其未来的发展之路，还包含了其成败得失。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形成这样的共识：好的研究要有好的选题，好的选题预示着研究成功了一半。不少学人苦于没有好选题，也常为选题困扰，以至于研究工作常事倍功半，难以真正实现根本性突破。林非的学术研究采取的是“显学”与“隐学”齐头并进的思路，颇有启示意义。

所谓“显学”，是指林非先生的鲁迅研究。至今，他已出版鲁迅研究著述多种，除论文外，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鲁迅前期思想发展史略》《鲁迅小说论稿》《鲁迅和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鲁迅》《鲁迅传》（与刘再复合著，林非为第一作者）等。之所以称鲁迅研究为“显学”，是因为其研究成果极为丰富、研究队伍非常庞大、研究观念不断更新、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风向标。也是在此意义上，当年王富仁以一本博士论文享誉现代文学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界，并成为

鲁迅研究的领跑者。其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有不少都是以鲁迅研究著称,也给学术研究带来了新鲜气息。林非先生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概括林非鲁迅研究的特点,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鲁迅研究贯穿其整个研究的始终,并且是不断深化、逐渐提升的一个过程。换言之,与许多阶段性、间断性甚至中断性的鲁迅研究不同,林非数十年坚持鲁迅研究,且越到后来成果水平越高,产生的影响也越大。其二,多角度、多方位研究和展示了鲁迅的作品特色与精神世界,于是鲁迅的小说、生活、文化、思想成为研究重点。可以说,林非视野下的鲁迅是一个全方位、多棱角、内蕴丰富、性格复杂的载体,他所带来的价值意义也是丰富多样的。其三,将思想尤其是鲁迅对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作为主要透视点,从而形成林非鲁迅研究的聚焦点和闪光点。由于紧紧抓住了鲁迅的主导思想线索,所以林非能将鲁迅这一“富矿”层层递进地不断开采下去,发掘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将鲁迅研究不断推向深入。较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和中国文化》,其在出版前,先是以系列论文方式在刊物上发表,因其思想深刻、评论公允、分析细密、启示良多著称,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一时被誉为“林非现象”。^①其四,实事求是评价鲁迅,既不贬低又不拔高,更不神化鲁迅,这是林非的鲁迅研究非常突出的特色。长期以来,鲁迅研究基本在“二元论”的观念下运行:崇拜者将鲁迅神化,甚至见不得任何人说鲁迅不好;贬抑者缺乏大局观和基本的价值判断,千方百计找事例批判、贬低甚至诋毁鲁迅,从而形成“丑化”鲁迅的风潮。林非的鲁迅研究基本是“中道而行”,他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既不溢美,也不贬低,更不随意而为。林非先生曾跟笔者谈过,学界一些鲁迅研究者猎奇追新,缺乏公允后竟走上相当随意的猜想之路。正因为本着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原则,林非一直不避讳鲁迅的局限。著名学者、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认为:“林非在中国鲁研史上第一次科学与理性地指出了鲁迅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因为林非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中提出,鲁迅早期受到无政府主义和唯意志论思潮的影响,不可能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对明中叶及黄宗羲以后的民主思想缺乏研究等。^②其五,林非对鲁迅一直充满敬意,并认为其意义是长久的也是永恒的,这与许多研究者拉开了距离。

林非的鲁迅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领跑者的姿态和作用,对于深化鲁迅研究功不可没。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显学”研究也成为林非整个学术研究和人生的指针,成为观察、理解、解决问题的价值高标。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时代和研究对象如何变化,林非都坚持思想启蒙的姿态,以现代性作为其烛照学术人生的火炬,从而产生一种具有硬性、刚性、亮色的学识、史识、胆识。

所谓“隐学”,是指林非的散文研究。因为相对于鲁迅这门“显学”,散文长期以来不为人重视,处于学术的边缘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境地。林非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觉醒的散文研究者,早在1977年,他与文学所同仁一起编选《中国现代散文选(1—7卷)》。1980年,他将自己的阅读笔记和有关感想加以整理、提升,出版《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由于思路清晰、文笔优雅,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散文相对陌生,首印就高达15万册,好评如潮,反响强烈。1981年,林非又出版《中国现代散文史稿》,这不仅是现代散文史的“拓荒之作”,也是“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③影响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之后,林非先生笔耕不辍,先后出版《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散文新论》《林非论散文》《散文的昨天和今天》等。

针对散文的历史、现状、未来,成败得失以及理论、方法,特别是概念、范畴、文体特征等,林非都做了富有理论深度和审美价值的研讨,既具开拓性,又有总结概括性,还充满探索创新,是散文研究的重大收获。

在林非的散文研究中最大的特点是:思想性、文学性、审美性的有机结合;是理性、情感、智慧的相互融通;是个性、共性、求新的并行不悖;是继承、对话、创新、发展的彼此映照。进而言之,林非散文研究有两个核心概念:其一,真情实感是散文的生命线。其二,现代意识是散文的风骨。表面看来,林非散文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真善美,其叙述方式比较传统,其实是颇具现代性的,这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而又充满自觉的现代思想意识的学人的一种现代表达。林非散文的叙述模式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把“心”交给读者;二是童心与智思的辉映成趣;三是有着同情和美好的祝愿之歌。这种散文有君子风度,它特别亲切、自然、优雅和动人,从而与许多喜作高谈阔论、导师式宣讲的散文大为不同。^④有学者提出“林非精神”,这为中国散文研究的突破发展树立了旗帜,开辟了新路,从而在中国散文史上立下了一块令人瞩目的界碑。^⑤与此同时,林非还编选了大量散文权威选本,这包括《散文大辞典》《散文大系》《散文精选》等很多种。可以说,作为文学门类之一的散文,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状态,远远无法与诗歌、小说研究相提并论;然而,林非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将散文提升到一个重要高度,也初步使散文获得应有的尊严。

作为站在时代和学术高度的“显学”,鲁迅研究为林非带来思想价值的高标,也带来创新性活力与动力,这对其散文研究也有帮助。而散文研究虽然滞后,处于较低的学术凹地,不过其钩沉史料、辨析概念、探索创新的精神,又反过来有助于映照鲁迅研究的光辉。以往我们主要从鲁迅研究和散文研究这两个领域分别研讨林非学术,其实可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其特性:这既反映了鲁迅研究和散文研究这两面镜子在林非学术中的相互映照,也包含了林非学术极具包容性的境界品质。与许多学者的单行道不同,林非的学术研究是双轨并行,这样才能见大而行远。

二、学术研究 with 散文创作相得益彰

当下,文学研究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这就是它与文学创作的分离。许多学者不知创作甘苦,不理解创作的内在秘密,更无创作时的感觉,也无作家对于文字和审美的意会,致使研究陷入单一的运行状态,甚至使学术研究变得生硬、干涩、痛苦不堪。也是在此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随着有人倡导“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的呼声也高涨起来^⑥,希望改变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各自为政、互相分离的状况。林非虽曾公开发文称:有人撰文说是他提倡“学者作家化”,他声明从未提过这个口号;但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如果在学者的全部精神活动过程中,输入作家精神活动的长处;如果在作家的全部精神活动过程中,同样也输入学者精神活动的那些长处,那么对于提高这两个领域的水平来说,对于繁荣和发展文学创作与文学理念研究来说,其前景都将是未可限量的”。^⑦显然,林非是赞成让“学者”与“作家”在各有所长的情况下,互相取长补短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林非与那些专门的文学研究者不同,而是一直高度重视散文创作,试图在研究和创作之间形成一个平

衡和互补结构。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林非在散文创作上用力甚多,成果丰赡,这在学者散文甚至是散文家创作中也不多见。自198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访美归来》后,林非先后出版20多部散文集,这主要包括:《绝对不是描写爱情的随笔及其他》(北岳出版社1989年版)、《西游记和东游记》(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云游随笔》(学苑出版社1993年版)、《令人神往》(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离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当代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林非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林非卷》(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世事微言》(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人海深思录》(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春的祝愿》(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话说知音》(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散文家丛书·林非散文选》(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老兵大家丛书·火似的激情》(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林非的《离别》《话说知音》《询问司马迁》《浩气长存》等已成为经典名篇,“话说知音”还成为2002年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题目。

林非散文是典型的学者散文,它知识丰富,有强烈的文化感、时代感和使命感,富于理性力量和现代意识,逻辑严密、思想深刻,这与学者的素养和积累不无关系。读林非散文分明能感到一个学者的广阔视野,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见解新颖独特,智慧不断闪现,这是一般作家往往难以达到的。如在20世纪80年代出访美国时,面对鳞次栉比、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更多散文随笔往往带着欣赏、崇尚甚至仰视的目光,而林非散文则能从中看出隐忧,即认为在现代性映照下,这多少重复了原始人的洞穴生活。林非表示:“在这些高楼大厦的底下行走时,瞧不见阳光,也瞧不见广阔明朗的天空,这里的白昼总是阴沉沉的。我没有走过布满了高楼大厦的纽约,不知道在那儿的街头,是不是更有一个见不到太阳的白昼?从挖掘洞穴的原始人,到建筑摩天大楼的现代人,其间的进步实在太惊人了,人的创造力量实在是太无穷无尽了,然而当人们将各种最时髦的高楼大厦汇集在一起之后,却也同时给自己造成了一个失掉阳光的环境,多少重复了洞穴中那种阴暗的气氛,这也许是出于那些建设者意料之外的罢。”^⑧这是林非写于1981年的散文,他对美国建筑及其文化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难得,其现代性反思的力量强烈而深刻,从中可见学者的洞察力与胆识。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非明确表示:“以现代观念为思想指导进行散文创作,就是要求作家以现代人的心灵和眼光去观察生活、思考时代和分析题材,并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读者的情感得到升华。”“散文创作也只有具备这种观念,才能跟上时代生活的节拍。”^⑨由此可见,学者的现代意识和眼光在散文创作中是多么重要。

散文创作又反过来推动甚至改变学术研究的风貌。梁启超、鲁迅、宗白华等人由于是作家,所以其学术研究往往与众不同,他们往往将作家的感性、灵感、诗意、悟性、审美、趣味带进研究,从而给人以不同于纯粹学者研究的风格。如梁启超的学术研究笔锋常带感情,且气势磅礴,极富震撼人心的力量;宗白华以诗人的趣味与灵心,使其《美学散步》充满渗透的力量和美妙的韵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虽以古文为主,引小说文字甚多,但其叙述、评点、判断均犀利精到,多神来之笔。如说《红楼梦》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非优秀作家难为。谈到《世说新语》,鲁迅开篇即写:“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

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淡。”^⑩其中文采斐然、灵性挥发、赏心悦目,充分显示了作家对于学术的灌溉与滋养。然而,随着学科独立、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致使后学出现学科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限。其中,学术研究因缺乏作家素养,从而逐渐走向生硬、古板、枯寂,有的甚至形式主义突出。这也是学界呼吁“学者作家化”的原因。林非是少有的一手做学术,一手写散文的多面手,而后者也为其学术注入别样的情致与韵味。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清明、结构的绵密、节奏的从容、笔调的闲适、观察的细敏、观点的透彻,等等。林非自己曾表示:“当我撰写不少学术论著的时候,也常常挥洒着散文的笔调去进行。”^⑪因此,林非的学术研究才能冲破坚硬的理性外壳,进入明慧在心、温润自然而又灵动超脱的境界。

没有文学创作为底蕴的文学研究往往缺乏生命的气孔和感情的滋润,从而进入概念、逻辑的操练甚至形式主义的迷阵,以至于将学问做“死”;同理,没有学术研究做支撑的文学创作,也容易失去坚实基础,更难进入形而上的哲思,尤其缺乏对历史、文化、时代、未来的穿透力,成为一种浅层次写作。将学术与创作结合起来,就会起到相得益彰甚至妙趣横生之效:学术因创作长了翅膀,也获得了生命的灵光;创作因学术而变得坚实有力,有了现代意识和天地之道。林非在此有所突破,也带来学术和创作的双丰收,以及二者互相映照生发的可能性。

三、理论研究 with 学术人生的交相辉映

当文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它就变得与学术人生无关,甚至与自己的德行、品质、气质、水准无关。于是,论文的抄袭、复制、拼凑、罗列就变得大行其事。特别是学位论文,由于功利主义思想盛行、相关制度多有漏洞、时间紧张,质量水平大为堪忧。因此,虽然每年都生产出数量惊人的文学论文,但真正的优秀之作并不太多,不要说“用心”“用脑”做有温度和思想的学问,就是能自成规模、言之成理也并非易事。林非一面认真做学术,一面更注重人生智慧的生成,从而克服了学术研究的极端化、功利主义倾向,这是一个理论与学术人生的相生相长过程。

恩师朱德发先生曾表示:一个“真学者”就要将学术研究当成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具有一种自觉的以身殉业的奉献精神”。^⑫这是一种很高的要求,也是难以达到的境界。林非则与此不同,他认为:学术为人生之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好的学术研究就是为了更好地丰富、超越、完美这个人生,尤其是人生不能为学术特别是学术之名所累。这也是为什么,在写完《鲁迅和中国文化》这本学术著作后,林非即宣布“封”了学术之“笔”,他觉得学术研究太辛苦了,要苦思冥想和绞尽脑汁。随着年龄增长,体力、精力、时间都不允许他像以前那样做学问,应让自己晚年的生命余晖更加闪亮,因为除了学术,还有更多事情要做,甚至于好好体味学术人生也远比理论研究来得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林非先生总劝我:“你写了不少文章,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应好好体会这丰富的人生。”也是在此意义

上,林非的学术研究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多是一支美好的乐歌。除此之外,林非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散文写作、周游天下、品味美食、倾听音乐,从而获得人生的快乐与逍遥,也进入一个充满自我和自由精神的张扬。正是基于对学术研究的深入理解,对于人生的真切认知,林非才能摆正二者的关系,辩证理解其价值意义,获得某些智慧的启示。如果说,朱德发先生是在学术研究的殉道精神中充分体会聚精会神从事学术伟业的欢乐,在人生中过有节制的生活;那么,林非先生则是强调人生的真义,只将学术研究看成人生的一个乐音,从而获得人生对于学术研究的支撑。基于此,林非的学术研究相对做得较为轻松,也更加自由和超然些,换言之,除了文学研究,林非先生更重视对于“人生”这门学问的研究。这在林非散文、回忆录中多有表述和体现。在《“吃”的随想曲》中,林非对于“吃”有非常通达智慧的认识,《音乐的启迪》是大大助益于他的学术人生的,还有《读书梦》和《读到生命的最后一天》都是谈读书之乐的。对于游历也是如此,林非表示:“中国人早就认识到旅游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谚语,就明确指出旅游跟读书一样重要,这是极有眼光的见解。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识人生,就十分强调读书与旅游相结合,将两者进行印证,因此他对于人生的认识,就比一般死读书的人有滋味得多,深刻得多。司马迁的这种写作方式,启发了后来的许多文化人,将旅游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来进行,这正是中国古代游记十分发达的文化背景。”林非还谈到他写散文时,日常生活所得的意识流动。他说:“像在《来不及哭泣》里,叙述自己的一位友人刚刚去世,前往吊唁时瞧见他妻子淌下的眼泪,立即浮现出几十年之前的童真时代,与亡友踟躅于旷野的绿叶丛中,都从叶面上撷起露珠摊在手掌里的情景。痛苦的眼泪与清澈的露珠,出于自然而又将意象的联想重叠在一起,是否能够形成略为丰盈的意韵?”^⑩由此可见,在林非的天平中,学问固不可缺,但生活、人生、世界万象同样重要,甚至比文学研究更重要。后者是底色、全部,前者只是其一,至多是其绚丽的生命闪烁。

同理,学术研究在林非的整个人生和生命体验中,也具有重要意义。那是生命的花开,是夜空礼花辉煌灿烂的那一幕,给人以非常热烈奔放而激情满怀的艺术感受。不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散文研究,林非都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也真正推进研究走向深入。事实上,正是由于多年来的学术研究以及由此养成的观察与分析问题的能力水平,使林非进入知识、文化、思想、智慧的不断提升阶段,这为指导一种高品质、有境界的人生大有益处。这在《关于学术随笔的遐想》中都有突出表述,如林非“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也还是逐渐地产生了相当浓厚的兴趣”,于是由知识崇尚到“广泛和深入的分析中获得思想”,并“进行深邃和系统的思索”,所以提出“人们确实应该尽量去冲破种种的阻力和羁绊,追求着发表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这样才有可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活往前拓展”。^⑪事实上,尽管林非的生活兴趣广博,并未像朱德发教授那样以学术为生命,但“学术”也一直具有引擎作用,其思维方式与思想启蒙贯穿于所有的人生过程。换言之,在林非的散文创作甚至日常生活和人生图景中,都离不开学术的关键词作为价值与精神高标,这包括自由、民主、科学为主的启蒙思想,也包括伦理道德、现代意识、审美人生,还包括真善美与天地情怀。正因为学术研究所积淀的思想文化精神,使林非的世界人生异常开阔、深刻、优雅。

学术与人生的双向变奏,就如同日出日落、阴阳变幻一样,对林非产生深刻影响。学术令林非的人生获得深刻的内涵和从容不迫的韵致,也带来了某些难以言说的浪漫与梦幻;丰富、快乐、超然的人生又使林非的学术超越功利,也具有散文的气质和诗意情怀,从而克服形式主义的学术异化之弊。

在当下的学界和文坛,能像林非这样将学术、创作、人生进行完美结合者,并不多见。学术与人生都不是一种简单行为,它们都需要好的身体、善的心灵、真的感情、深的思想、纯的精神、美的祝愿,都离不开智慧的闪现与滋养,在这些方面林非的学术人生值得我们认真研讨和全力称扬。

注释:

- ① 曾绍义:《散文论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7页。
- ② 舒晋瑜:《林非:鲁迅也有历史局限性,但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鲁迅》,《中华读书报》2016年10月30日。
- ③ 范培松:《中国散文批评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2-466页。
- ④ 王兆胜:《娓娓道来知心语——林非散文的叙述模式》,《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第105-110页。
- ⑤ 曾绍义:《从“林非现象”到“林非理论”——20世纪后20年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之一》,《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12-15页。
- ⑥ 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第17-24页。
- ⑦ 林非:《关于“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的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4期,第285-287页。
- ⑧ 林非:《旧金山印象》,《西游记和东游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 ⑨ 林非:《现代观念与散文写作》,《文学报》1986年3月13日。
- ⑩ 《鲁迅全集》第9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132、234页。
- ⑪ 林非:《与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见《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 ⑫ 朱德发:《在困惑中突围在探索中求新——现代中国文学三十载有感》,《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第78-85页。
- ⑬ 林非:《关于散文与旅游文学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大学的讲演》,《与散文结下不解之缘》,见《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214页。
- ⑭ 林非:《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王兆胜,男,山东蓬莱人,1963年生,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协会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中国文学批评》副主编,兼任鲁迅文学奖评委、《文学评论》编委。多篇作品入选中学教材、中高考试题和散文选本。曾获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第四届全国报人散文奖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